

一个人 的朝圣

人文历史画卷

思考人生.....

聪慧少年

雄浑
壮阔
充满灵秀之气

雄浑，壮阔，厚重，苍凉的

人文历史画卷一幅幅展开，

一个充满灵秀之气的聪慧少年，

从这里思考人生.....

苍凉

朱墨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人文历史画卷

人

的

朝圣

思考人生……

聪慧少年

雄浑

厚重

壮阔

充满灵秀之气

雄浑，壮阔，厚重，苍凉的

人文历史画卷一幅幅展开，

一个充满灵秀之气的聪慧少年，

苍凉

从这里思考人生……

朱墨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朝圣/朱墨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5. 2

ISBN 7-80186-281-3

I. 一... II. 朱...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0688 号

一个人的朝圣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6.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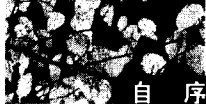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281-3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十岁之前，旅游带给我的是一种单纯的快乐。没有老师，没有课本，没有作业；可以放肆地同长辈嬉闹，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可以无拘无束地攀登、翻滚、奔跑。就这样我跑啊跑，从庐山一直跑到了北京，从兰州奔到嘉峪关，又沿着丝绸古道钻进了万里沙漠。

年幼的我当然不可能理解庐山瀑布的壮美、紫禁城的威严、嘉峪关的雄伟或是阳关残墟的苍凉。我是带着稚童的游戏眼光打闹着穿过中国最瑰丽的殿堂。有时我会为昔日的这种“浪费”而深深地感到惋惜；然而向心灵深处追溯之后，我惊奇地发现，幼年的回忆竟然还存留那淡淡的一点韵味。尽管那只是一点模模糊糊的轮廓，一种虚无缥缈的印象，但它当时足以在我尚未萌芽的心中系下对旅游永远的情结。

初中一年级时，我和父母畅游了浙江桐庐的富春江。这并不算是一处奇伟瑰怪的胜景。但正是这平和淡泊的清秀山水，让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内心与山水的共鸣——不只是身体，仿佛连灵魂也得到了一种涤荡、一种净化。我甚至想追随东汉的严子陵，以垂钓的一杆，在这静谧的世外桃源隐居终老。这是我第一次在旅游时思考历史，思考人生。

这可能就是禅宗所谓的“顿悟”吧。虽然旅游并不是最崇

高的活动,但它无疑为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开辟了一条感悟人生、思索人生的途径。从此我对旅游爆发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于是便有了一年后的山西之行、河南之行;初中毕业时的英伦之旅;高中的内蒙、新疆之行。旅途中我就像是一架广角摄像机,近乎贪婪地攫取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城郭,甚至不愿放过每一片云彩、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我开始努力地去掌握、感悟与思索这两件“令上帝颤抖”的武器。渐渐地,我能隐隐约约地体会壮美、威严、雄伟与苍凉,我以自己尚显幼稚的方式阅读那越来越令我困惑的世界和人生。

我对旅游的热忱也许正是来自对人生真谛的渴求。生与死是残裂的片段还是圆合的循环?既然宇宙最后也将终结,那么面对这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生命的存在究竟又意味着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归宿?……尽管每一位哲学家、每一种宗教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尽管有所谓的“权威”,在我们的高中阶段就给一切都下了不容置疑的定论。但无论是书本还是老师,都无法令我彻底信服。我依旧怀疑,依旧迷惘。我渴望通过我自己的眼睛,用我自己的心,去揣摩出我自己的答案。

所以这几年我不断地行走着,也不断地思索着。我常常觉得自己有点像夸父,追逐着无法企及的太阳。有时答案在山头向我招手,可当我登上峰顶之后,才发现前方还是绵延不尽的群山。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从我指间掠过的也不过是答案的影子,甚至只是一粒尘埃——但尘土也足以使我欣慰,使我觉得此生无憾。

从富春江归来之后,我开始用笔记录我的游历。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我手头便积累了近20万字的游记。其实每一个行者



都在旅游的过程中不断地感悟、不断地思索。而我只不过是有时间拿起笔记录下所见、所想、所思的幸运儿，如此而已。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本弥足珍贵的成长手记。然而作为读本，它也许并不算一件好作品。我听到过来自各个方向的批评：有人认为冗繁，有人认为矫情，有人觉得幼稚不够成熟、有人看了文章后兴冲冲地去游玩，却发现根本寻不到文中所描述的美。的确，从学术角度或是从艺术角度看，我不敢说这20万字有什么价值。它并不能给予读者多少启迪，它甚至无法充当导游手册——因为书中融入了太多的主观色彩。我只想让更多的人热爱旅游，热爱大自然，热爱历史；我只想让更多热爱旅游的人拿起笔，记录下那意义非凡的感悟与思索，解答迷惘与困惑。

这就是我全部的愿望，就算是抛出我这块顽劣的砖，引来埋没世间的真正的美玉吧。



目 录

- 历史的碎片 / 1
- 一个人的朝圣 / 9
- 最后的仙境 / 16
- 寒山寺 / 28
- 古盘门重游记 / 32
- 我在龙门石窟之所见 / 36
- 用城墙围起来的和平 / 41
- 暴风雨中的斯特拉福德 / 48
- 忘却的与记忆的 / 58
- 五台佛寺甲天下 / 60
- 洛阳外的一个小镇和它的风景 / 68
- 乔家大院 / 71
- 英国的皇宫 / 76
- 大英博物馆之旅 / 88
- 穹顶交响曲 / 96
- 苏州的小桥、水巷和人家 / 99
- 苏州园林和园林苏州 / 103
- 嵩阳书院将军柏 / 106
- 白马寺的牡丹 / 116
- 白杨呼啸的北域 / 120

- 醉饮富春水 / 126
- 晋中美食八记 / 129
- 你喝过擂茶吗 / 153
- 食在北海 / 158
- 在英国喝早茶 / 162
- 遗憾之旅 / 165
- 在牛津上空飞翔 / 168
- 牛津寻鬼记 / 170
- 塔楼故事 / 173
- 基督堂学院 / 178
- 牛津拾穗 / 182
- 在牛津听《绿袖子》 / 189
- 在剑河,看三桥 / 193



历史的碎片

(一)

在我的印象中,世间的古城大抵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仍在历史舞台上延续着生命,不论光辉或是黯淡;另一种则在某一个时刻走到了宿命的终点,轰然崩塌或是渐渐荒废,最终从文明的地图上销声匿迹。

如果把文明比做一块山野顽石的话,那么时间就是雕琢这块岩石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就古城而言,幸存者无疑是这尊已成雏形的雕像最高傲的嘴脸;毁灭的则是在千万年精雕细琢的过程中被敲落的历史的碎片。

(二)

我的故乡苏州堪称第一类古城的典范。在这里完美地交融着古典与现代、稳重与激情。然而,无论古风多么浓厚,历史的沧桑感都无法抵抗现代文明的洪流,一点一点地被剥蚀、冲淡。两千五百年前的那座姑苏城只剩下了弥留之际的最后一丝

气息。

也许历史只会凝滞在已成为废墟的碎片上。

10岁那年我和父母一起去了敦煌。拨开漫天黄沙,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废墟的断壁残垣。那是几段残破不堪的土墙,我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墙体伤痕累累的脸孔,只觉得一种难以言表的干涩的伤感。历史仿佛就在那一瞬间从我的指尖悄悄滑过,深深地烙刻在我懵懂的心田。

五年以后,在一篇拙劣的文章中,我把那一瞬间的感觉形容为“孤独”。

(三)

新疆吐鲁番,2004年7月21日下午三点。当我伫立在交河古城脚下时,这种感觉在心中又一次被点燃。

此时此刻,这座覆盖37.6万平方米的废都正像酣睡的巨兽一般静静地盘踞在岩台之上。那是一块无比显眼的巨大岩台,大自然的鬼神之力赋予了它一种人类望尘莫及的孤高和骄傲。高台周围河谷环绕,两条河流在此处交汇,古城也因此得名。遗憾的是,现在我脚下的河流已经近乎于泥淖,不见当年的清秀隽永。水浅处已露出圆润的卵石,整个河谷因为枯竭而显出一种沧海桑田的无奈意味。

我们一行九人在导游的带领下沿着一条小道登上岩台。导游是一个肤色黝黑的青年男子,风沙似乎把他从外到内磨砺得格外成熟,可是他仍有着孩童一般未经世故的眼眸。一路上崖岸壁立,构筑成天然的不可逾越的屏障。它们在道上投下沉甸



甸的影,带给每个从它们下面经过的人一种排山倒海的压迫。在寂寞的空谷中,风显得格外遒劲,迎面袭来竟有万马奔腾之势。我的帽子一不小心就被吹落了,转眼间就被风拽着狂飙不见了踪影。

导游介绍说,整座交河古城,包括我们脚下的这条街道,都是从这座巨型台地上直接掏挖出来的,在世界建筑史上都可算是一个奇迹。“直接掏挖?那么交河古城不就成了雕塑了?”我突发奇想。那么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塑了。我可怜的想象力实在无法度量甚至是揣测这种伟大。

转过一道弯,眼前豁然开朗。倾斜的坡道尽头便是无穷无尽的蓝天。同样是蓝天,新疆的天空显得格外蔚蓝,流露出无任何雕饰的自然的纯粹。我最喜欢在这样一个斜向上的角度仰望天空,那种天高地迥的无穷之感总能让人觉得身心愉悦。有趣的是,眼前的景色竟然让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千里之遥的岛国塞浦路斯。明媚而热情如火的阳光,纯粹的蓝天,淡黄色的粉质黏土,还有那涤荡身心的风。只不过风里没有揉进大海的腥咸,却饱含更多的沧桑世故。更有趣的是,同行的一位教授也发出了“有地中海之风”的感慨。

但这种轻松很快就被难以负担的沉重所打破。当交河古城的废墟跳入我们眼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惊愕无语。这不是一两处断井颓垣。这是一座相当完整的城市,如同变戏法一般凭空跳出,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置身于交河古城博大的胸怀间。

这是何等气势恢弘的阵势啊,竟有一种军寨的气魄。在这里,连野性难驯的风都被镇得服帖绵软了许多。遗迹一片挨着一片,从巨岩的这一头一直绵延到另一端,没有断绝。它们甚至

反客为主,将人的眼球牢牢地捕捉,将神经绷紧至极限,让心以最高速度跃动;阵与阵之间只留下恰到好处的空隙,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在魂悸魄动之后勉强能以喘息。

这千万座残迹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枯燥的阵列。虽然从表面看,交河古城是一座死城,肌肉已经完全腐烂,只剩枯骨。然而人类的智慧和心血却凝进了古城的灵魂,赋予它如重生一般的鲜活和灵动。有的建筑高大宏伟、独门一院,那是昔日的佛堂或官邸,有着轩敞的大堂;有的屋舍矮小,几十处结成一区,应该是平民的住房;有的保存完好,虽然没有屋顶,四面墙壁也参差不齐,但仍保留着基本的形貌,甚至还能看出门洞窗眼;还有的仅余下一根柱、一面墙,半截埋在沙土中,如石墩一般毫不起眼,只剩下星点阑珊的意味。极远处耸立着高低不一的佛塔,金光像雾气一样笼罩其上;深沟中有宽敞的大道,两侧崖壁高达数十米,险峻异常;院落间还竖有高高低低的隔墙,像是断断续续的省略号。放眼望去,宫殿、佛堂、民居、瞭望台相映成趣。

然而再仔细观察一番,我才发现交河古城并不是简单的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体。纵横分布的高墙深沟将风格相近的建筑划分成一个个界限明显的群落,人工的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阳光的迷惑下,我的视线渐渐地模糊起来。古城是在原生土中直接掏挖出的,一样的粉黄色,一样的沧桑,废墟与巨岩看似已浑然一体。可是在废墟的灵魂深处,正像休眠火山一样蕴涵着喷发的能量。眼前的古城,从最初的车师国前部都城,到唐朝时的军事重镇,再到回鹘高昌最繁盛时的佛教圣地,最终在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伊斯兰教的激碰中渐渐湮没,化作一片废墟。



一千五百年的精心营造,一千五百年的浮浮沉沉,尽管人类的力量在自然面前渺小得可笑,但这种力量经过一千五百年的累积,足以折服天地。

同行之人大都是中文方面的著名学者,可谓饱历人世。文人在意兴遄飞之时笔下总是一泻千里,可是今天,这些大家也如我一般惊愕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半晌,一位才沉吟着吐出两个字:“沧桑”。

好一个“沧桑”。

(四)

渐渐的,那场心灵的激碰归于平静。

我忽然注意到着一面孑立的矮墙。那是一摞残破泛黄的史书,阳光在风雨侵蚀出的凹凸处投下斑驳的影迹,就好像苍老面孔上的暗斑、皱纹。一千年前它也许有着青春无瑕的面容,也许高大挺拔威风不可一世。可如今它把半截身子都埋入沙土,袒露着伤痕累累的胸膛。我凝视着纵横密布的伤痕:细长的切口,密布的孔洞,粗大的凿痕……定睛细看,惨不忍睹。昨夜的狂风刚刚抚平从前的刀疤,今朝的尘暴又在瘦骨嶙峋的胸脯上舔出新的创口。

这就是沧桑。

一千年来它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流干了最后一滴眼泪,淌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城池荒废的岁月里,在这肃杀萧条的荒漠中,只有阳光能给予它些许同情。偶然温柔的风卷动着暖人心脾的灿烂的金色,为它织出一张辉煌却充斥着迷离忧伤的罗帐。

沉寂片刻的风又一次活跃起来。在近乎于哀鸣的呜呼声中,令人心寒的空寂与萧索开始在城中弥散,席卷来阵阵令人心寒的孤独。风儿在迷阵似的废垒间穿梭萦绕,时而盘旋呜咽,时而俯身吟唱,时而昂首号哭。

风可谓是自然界中最年长的智者。它目睹了交河城作为车师国前部都城渐渐兴起、繁盛;目睹了交河城头变幻着大唐、吐蕃的大王旗;目睹了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交融与碰撞;目睹了城池在高昌回鹘与察合台汗国擦出的战火中走向最终的毁灭。风是全部历史的惟一能言语的见证者,它急不可待地要向我们倾诉——它与这城市一起已经忍受了整整七百年的孤独。虽然我无法听懂风的言语,但我能体会这种由繁盛走向毁灭后产生的孤独。

我觉得自己正一点一点地融进交河古城,融进那段已经湮没了的历史。

(五)

我仿佛神游在公元11世纪。佛教已取代了摩尼教成为高昌回鹘的国教。在城市西、北的寺院区内,大小佛寺终年香火缭绕;家家户户不分贵贱都设着佛堂。几十公里外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更是达到了全盛,所有的佛像都披上了金装,在城中仿佛就能看见远处闪耀的光芒。天气最热的时候,官员们在各自豪华的宅邸里惬意地休憩,而平民则纷纷爬上自家房屋的平顶,幕天席地地纳凉嬉戏。酒肆中,妖艳的胡姬舞动着从江南而来的绫罗绸缎;商铺里,柜上陈列着流光溢彩的金银玉器。尽管是在



相对和平的年代,可交河城的防卫仍是无懈可击。三公里之外设有预警的烽燧;城外的河流是天然的护城河;耸峙的高崖是固若金汤的城壁。

那是交河城最为光辉灿烂的岁月。然而两百年后,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从东面浩浩荡荡地杀奔过来。在这支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师的军队面前,所谓的固若金汤也只勉强支撑了数月。从此,交河城便走向一去不回头的衰亡。十四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发动了“圣战”,高昌佛教就这样被消灭了,交河城也被彻底废弃。

昔日盛景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好一场烟云过眼的梦幻,终究化作一撮尘土。我的心忍不住哭泣。文明从繁华到毁灭,这无疑世间最沉重的孤独与痛苦。

古城废墟中有一处叫孩儿墓的景点,那是在交河城最后驻足的地方。在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内掘出了数百具婴孩的尸骨。一种说法是他们死于一场空前绝后的瘟疫;另一种则认为这些孩童是在“圣战”期间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当时全城上下都做好了玉碎的准备。

据说官方比较支持于第一种解释,毕竟没有人愿意去想象那种地狱一般的人间惨剧。可是,我认为“玉碎”更能体现城之将破时临近毁灭的悲怆。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扼杀最后的希望,这需要勘破一切的觉悟,需要凌驾生死、凌驾鬼神的勇气。尽管这种做法显露出缺乏人文关怀的愚昧,但在蒙古铁骑泯灭人性的屠城政策面前,这种觉悟、这种勇气还是把现代人眼中不可理喻的愚行,升华得如同宗教仪式一般庄严神圣。当经常微笑的慈祥的父母面无表情地把匕首刺入孩子的的心脏后,这些仍

继续跳动的心也随着最后的希望一起精神死亡。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懦夫便成了不畏恐惧的勇士,或者说是已经摈弃一切情感的行尸。

我不知道蒙古人攻破城池后有没有履行其一贯的屠城政策。但不论是光荣地战死,或是被残忍地屠杀,还是毫无希望地苟活下去,交河城最后的居民都在这毁灭的时刻爆发出身为人类最后的尊严。

(六)

离开交河的时候我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后。我一次次地回望那些饱含着历史,饱含着深情的遗迹。它们所经历的沧桑,它们的伤痛,它们的孤独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灵魂的一部分仿佛化身为一面同样残破的老墙,永远地伫立在这孤高骄傲的岩台之上,埋没黄沙之中,分享着废墟的伤痛和孤独,聆听着风千百年的倾诉。

再见了,交河古城,孤独与沧桑的废墟,历史最珍贵的碎片。历史已经为你而永远地凝滞在700年前那个毁灭的黄昏。



一个人的朝圣

内蒙古辉腾格勒草原。清晨四点。

岑寂的夜已近尾声，天穹却仍是一片幽邃的深蓝。深邃中包孕着迷离忧伤的光彩，在行将逝去的时刻，泣诉着对尘世的留恋。

可那蓝色已不再流淌，就像是画布上凝滞了的浓厚的油彩，莫名的沉重。

我用心艰难地背负着这份沉重。身旁，数以百计的观日者也陷入了这难以自拔的氛围。他们静默着，肃立着，似乎敛藏了全部的喜怒哀乐，用一种近乎于朝圣的虔诚，迎接日出那令人心潮澎湃的一瞬。

然而，在长达半个小时的肃穆之后，天际并没有显现日之将出的征兆。人群依旧静默着，只是从浮动的身影中隐隐地蒸腾出几分焦躁。

脆弱的寂静终于在五分钟后开始崩溃。起初还不过是三两处的低声私语，可瞬间便发展为此起彼伏的嬉笑怒骂，聒噪得有如夏夜池塘中的蛙鸣。先前那竭力装点出的些许虔诚已荡然无存。

“真热闹啊！”我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这么叹道，颇带着几分